

幸福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幸福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刷廠印刷

※

32°×1.02耗 $\frac{1}{16}$ 開1 $\frac{1}{16}$ 印張 23,000字

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75,000

統一書號：4106.7

定價：一角

編者的話

這本書選集了七篇報道高級社的优越性的文章。各篇文章均以生動的事例說明了高級社帶給人們更大的幸福。高級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它比初級社更好。为了幫助讀者了解高級社的好处，所以將它編譯出版，以供農村工作干部參考。

一九五六年二月

目 錄

已經办了兩年的明星高級社	郝邁維 (1)
轉高級社的時候	鳳 池 (5)
古城高級社建社的第一年	錢遜臣 (9)
千年第一冬	龐鵬飛、郭三旺等 (16)
實現高級合作化以后	陳澤民、洛 漢、梁浩然 (19)
新勝高級社大破狼窩掌	郭允元 (26)
鳳凰洲高級社顯示的优越性	趙 顯、潘 純 (29)

已經办了兩年的明星高級社

郝 蓮 維

还是在一九五四年，孟縣張家壩明星農業合作社就由初級社轉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高級社。如今兩年了，究竟办得怎样呢？

張家壩原來是一个貧苦的山村，一九四〇年日本鬼子在这个村進行了血腥的摧殘：百分之九十的青壯年被殺死，百分之七十的牲口被搶走，百分之四十的土地荒蕪了，大部房屋被燒毀。全村農民在廢墟上恢復家園的時候，就組織了一个“合夥”生產大隊，集中在六个破院內共同生活着。到一九四三年，轉为七个互助組；一九五一年，他們又合併为五个常年互助組。这一年，互助組集体購買了二十头牲口，新買下的各种農具，都作为組內的公共財產。隨着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在農民們的積極要求下，一九五一年又合併組織起一个三十戶的農業合作社。办社第一年——一九五二年，社里每畝地的產量就比建社前提高了百分之六十六點八。为了進一步提高生產，社里計劃大量修整土地、植樹造林和防止水土流失，但土地私有制却阻碍着統一行動。並且，生產資料私有制，限制着社員們勞動積極性的進一步發揮。如貧農社員張起朋就會經对土地較多的富裕中農社員張紅堂說過：“我有一个半勞動力，只有二畝多土地。你的土地原來每畝只能產一百四十斤，現在能產三百一十七斤。我們簡直是給你受苦！”因此，經過全体社員醞釀討論，一九五

四年，明星農業合作社就主動取消了土地分紅，把其它主要生產資料也作為公有，確定按照“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進行生產和分配，成為全省第一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明星農業合作社過渡成高級社之後，給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前途。社員們說：坡地變梯田，荒地變果園，完全都由咱一開始，他們就把五十六塊小塊地修整成二十四塊較平的大塊地，擴大耕地五點三畝；壘起石堰三十六丈，打上堰一百四十多丈，挖了九個能容一千担水的蓄水池，種果樹六百株、楊柳樹三千五百八十株。由於社里進行了這些基本建設，便減少了水土流失，並對不斷提高生產帶來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過渡後的第一年——一九五四年，社里的田禾雖然遭受到十分嚴重的蟲災和澇災的襲擊，但平均每畝還產了二百一十四點五斤原糧；比本鄉初級社的平均產量超過了六十一斤。全社戶戶社員都比轉社前增加了收入。一九五五年，張家塔附近遭受了近十年來沒有過的旱災，一般初級社的年景只能達到六成。明星高級社每畝地還保持了二百一十一斤的收入，超過本鄉所有初級社平均產量的六十一斤；超過靈縣全縣平均畝產八十五點九斤。連同副業收入，全社各戶社員的平均收入可比一九五四年提高百分之六。

完全“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十分明顯地啟發了社員們的勞動積極性。在全社，好吃懶做的現象已經一掃而光。全社三十個女勞動力，轉社前只有八個人參加勞動，而且每人每年只能平均做四十五個勞動日。轉社後，有二十七個女勞動力參加了勞動。她們所做的勞動日數，也比轉社以前婦女社員平均所做的勞動日數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七。全社的勞動效率比轉社前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左右。比如社里原計劃打九個蓄水池，每個計劃需工二十五個，結果每個平均只用了二十四個工，勞動

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一多。

高級社給全体社員都帶來了好處，從此擺脫了貧困的根子，共同走上富裕。轉社以後二年來，社員的收入一般都比轉社前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四十左右。收入提高最快的是貧農社員和下中農社員。全社共三十八戶貧農和下中農社員，他們的收入一般都比轉社前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到六十；有的戶甚至提高一倍還多。其中孤寡老弱缺乏勞動力的社員共有五戶。由於社里給他們適當地安排了營生，因而這些人的收入也比轉社前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如七十四歲的王福愛老太太，全家只有她一個人。社里安排她在托兒所里看小孩，每天可以賺到三分工；另外又分配她給社里捻麻繩，全年又做了七十個勞動日。這樣，她一年收入了六十三點三五元，比轉社前提高百分之五十八點三。富裕中農社員的收入，在轉社後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他們之中，收入最高的比轉社前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最低的也還超過了百分之四以上。總之，轉社後，全社每一戶都增加了收入。

由於全体社員的實際收入都在迅速增加，社里原來的貧困現象便很快消滅了。全社四十二戶社員中，原來共有二十六戶貧農、十二戶下中農、四戶富裕中農。現在，與富裕中農生活相等的社員已達十戶，下余也都成了一般的中農。全社根本沒有了貧農。幾年來，社員們新蓋了三十七間瓦房，還補修了二十六間房子。不少社員都在窗戶上按上了玻璃。家家有大花被子蓋。青年婦女們穿上了花衣裳；老年人冬季也都穿上了皮襖。社員們編出了順口溜歌頌自己的美滿生活說：“過去糠菜半年糧，現在米面為正常。早上吃得干稠飯，中午吃的玉菱面，晚上面條泡湯飯。”由於全村農民在合作化道路上走在前面，和全体社員的生活大改善，因而周圍村莊的姑娘們都愛上了張家塔

的男青年。过去，鄰村人們都叫張家壩為“窮壩”。全村的青年中只有三個人有愛人。現在，結了婚的青年男人已有十個，另有七個青年男子也都和外村的姑娘訂了婚。

明星農業合作社過渡以後，隨着社員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們在政治上也迫切要求進步；要求學文化、學技術的人也越來越多。為滿足社員們的要求，社里先後建立了業餘文化學校、圖書館和俱樂部，訂了“山西日報”、“山西農民”報、“時事手冊”、“宣傳手冊”等各種各樣的報刊，還陸續買了九百多本通俗讀物。農業合作社過渡以前，全社四十九個青壯年中只有一個人是高小程度、三個人粗通文字，其餘四十四人都是文盲。經過社員們二年來的努力學習，如今社員們在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等方面都有了明顯的提高。全社已有九人成了高小程度，有三十八人粗通文字，只有六個人還是文盲。有六個農民學會了使用雙輪雙鋤犁，有十二個婦女學會了浸種拌種，五個婦女學會了耕地。

社員們社會主義的思想覺悟也在不斷地提高着。社員們都把自己的命運和合作社聯系在一起。積極勞動、自覺遵守勞動紀律和愛護公共財物、視社如家，已經成了社員們的一種美德。富裕中農社員張守望原來對農業合作社很不關心。現在，他在路上碰見一堆糞也要拾起來放在社的土地上。社員張忠生擔任副業勞動，有一次他給牲口馱得太重，超過了社里的規定，十六歲的小社員張效武看到后立即報告了社務委員。社員們批評張忠生時都說：一根驢毛也是社里的，為什麼你不愛護！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山西日報”）

轉高級社的時候

鳳池

“社会主义之花，必結社会主义之果”，这是國營河北省第一拖拉機站獻給饒陽五公鄉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錦旗上的祝詞。的確，這朵鮮花在很早以前就開放在河北省的平原上，它吸引了許多農民走上了光明的社会主义大道。

這枝美麗的花朵，並不是容易開放的。遠在一九四三年，還在抗日戰爭時期，五公村黨支部就響應了黨的組織起來的号召，成立了四戶的土地合作組。這個土地合作組，由於發揮了組織起來的優越性，一九四四年擴大到十七戶，一九五〇年由土地合作組改為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〇年這年獲得了空前的丰收，平均每畝產糧四百七十斤。因此，一九五一年又有六戶入了社。他們就這樣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到一九五五年底，社外七戶單干農民也入了社。從此，全村就實現了半社会主义性質的農業合作化。在長長的十二年過程中，這個社遇到過旱災，也遇到過澇災，遇到過雹災，也遇到過風災，還曾年年受到蟲災的侵襲。可是，全體社員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沒有因為災害灰心，他們勇敢地在崎嶇的道路上前進。勝利永遠是屬於不怕艱難的人們的。他們終於勝利了。到一九五五年春，已發展成為四百二十六戶的大社。但是，社員們沒有滿足這個勝利，他們為轉高級社做了許多準備，當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傳到五公鄉的時候，社員們就要求正式轉高級社。第

一个報名的是第四生產隊的貧農社員李和起，他說：“咱們是社会主义之花，应当轉高級社。”貧農李敬華說：“入社就是盼的轉高級社，今天總算盼到了。”有些中農社員也高興地說：“別人向前進，咱也不能落后，堅決擁護轉高級社。”就在社員的要求下，一九五六年元旦，正式轉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由个体農民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一個變化，由半社会主义性質的社轉變成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社，更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因為從此就要把祖輩傳留下的土地，或者是自己親手添置的土地轉歸全体社員集体所有了。這自然就會引起農民一些回憶。這種回憶是因為農民依靠着雙手，在那塊土地上勞動過，土地养活過自己。但是，更深刻的回憶，還是土地私有制度給廣大農民帶來的無數辛酸和痛苦。老社員張書成講了這樣一段經歷：在舊社會，他家和張夢科為小小的地邊，引起一場糾紛，地主、富農卻又趁機進行操縱，使兩家打起了官司，舊社會的衙門，是一個多少錢也填不滿的無底洞，俗話說：“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他們打到饒陽縣，轉到“保定府”，白花大洋花了不少，卻沒有分出個青紅皂白，最後只弄了塊界石。隨後他又補充似地說：“所以，我非常擁護取消土地私有。”農業合作化的不斷進展，使廣大農民的土地私有觀念淡薄起來。李輝廷的反映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他在一九四九年，還花六千斤麥子置買了四畝三分地，這回問他取消土地報酬有什麼想法的時候，他說：“我家七口人，一九五五年共作了三百五十個勞動日，折款二百四十五元，地分款二百零二元，純收益折款四百四十七元，平均每人收入是六十三元多；今年轉高級社，如作去年同樣多的勞動日，每個勞動日是一元七角，共得款五百九十五元，比去年要多分一百四十八元。當然，我的勞動日還要多些。土地嘛，對我這老社員來說，已經不是寶貝；寶貝

嘛，是这个！”這時，他伸出兩只粗粗的大手。說着，他高兴地笑起來了。

取消土地分紅，也並不是每一個社員都這樣想，有些地多的老中農，却表現了猶猶豫豫。第四生產隊有個老中農叫徐平穩，有土地分四十個（標準畝分），一說取消土地分紅，就發起愁來，三天沒出門。可是，他的閨女徐整却和他不一樣，不光高高兴兴地擁護轉高級社，還幫助她父親轉過了這個彎。徐整對她父親說：“高級社是毛主席指出的道，你信服毛主席為啥不相信高級社呢？”徐平穩說：“我可不是不信服高級社，就是覺着一下取消土地分紅太快，不會改一改分紅比例嗎？”徐整又耐心地解釋說：“要不是人的勞動，土地是不會打糧食的，我們不能光靠土地吃飯。”隨後，徐整又幫她父親算了一下賬：一九五五年地分了二百六十五元，勞動日分了二百四十三元五角（勞動日四百七十八個），共五百零八元五角，今年取消土地分紅，每個勞動日初步估算能分到一元七角，如再作去年同樣的勞動日，還能比去年多分三百零四元多。這一算，她父親高兴地說：“還是你們青年腦筋快。”徐平穩就這樣搞通了思想。

社員們認識到：轉高級社，有了發揮勞動積極性和挖掘生產潛力的可能，而要達到增產，還依靠廣大社員的努力。高級社成立以後，全體社員就積極投入生產。老中農社員李和璞，在辦初級社的時候，光顧自己的小菜園，不到隊里參加生產；成立高級社的第二天，他找到隊長去要活，隊長問他：“你不是種你的小園子嗎？”他說：“轉高級社就得在社內多干活了，勞動日多了，才能多分糧呀！”中農社員徐轉茹以前作工很少，他兒勸他參加勞動，他還理直氣壯地說：“你吃勞動日，我吃地分哩！”現在徐轉茹卻買了新糞筐和新驚棍，拾起糞來了。

現在，當你走在五公村時，就會看到許多老年人肩上架起

了新糞筐，他們說的不錯：“積肥就是積糧食呀！”正是這樣，全社已進入積肥熱潮，全社據十一个隊統計，已積粗肥五千多車，隊、戶共增添新豬一百二十七个，添置挑尿桶十一條。全体社員正以無比高漲的生產熱情，開展冬季生產運動，力爭提前一年完成五年計劃的農業增產指标。

（一九五六年一月九日“河北日報”）

古城高級社建社的第一年

錢 遜 臣

到一九五四年的春季，克山縣古城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前身——金星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建立了三年。這時原來入社的十四戶貧農，已經有十一戶上升到中農的生活水平，其中有兩戶已上升到富裕中農的生活水平，入社時的兩戶上中農也增加了收入。社員們不滿足於已經有了相當提高的生活水平，大家都要求開荒地、發展水田。這時，原中共黑龍江省委員會張副書記來到古城村，幫助金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研究了開水田的問題。社員們計劃開五垧，但是就是開這點水田，社員們也還是懷着眼看黃金拾不起來的心情。他們嘆惜說：“能開的水田荒有几百垧，就是社小力單開不動。南大壩也修不起，水一來就從這裡跑了。沒有水哪能種稻田！”馬力也不足。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耕畜還是私有，有些畜力多的戶怕累壞了馬，對開荒不積極；他們認為畜力多不開荒馬也是同樣吃租子。有的社員不把自己全部的馬都入到社里來。還有一個困難：在夏季緊張的勞動中，有些富裕社員憑自己的馬多吃租多，不願意頂着熱太陽干，他們認為少干點到秋收時也能比沒馬戶多分糧（當然這和當時合作社的政治工作薄弱是有關係的）。如社員肖君，兩個馬吃六石二斗租，五垧多地吃三石租，再加上大車和農具吃的租，總共能得十多石糧的租子，在那時就是不勞動也能趕上一個一般勞動力的收入了，因此那時他的勞動就不是那麼積

極。這樣，就是那個小小的開水田的計劃，也不得不放下了。

但是社員們開水田的願望却一時也沒有扔下。一九五四年合作社的大田因為天旱，莊稼的叶子打纒了，有些莊稼的叶子枯干了。這個情景又勾起了社員們的心事，大家一邊割小麥，一邊說：“要是種上水田，就是再旱，我們也不用這樣擔心。”這時恰巧縣委農村工作部長又來到他們合作社幫助研究開水田的事。社員們很高興，開始提出開二十畝水田，但是具體研究起來，春天的困難又回到了每個社員的面前。怎麼辦？大家討論了好長時間，最後合作社主任魏景和向縣委農村工作部鄭部長提出：“我們還是建高級社吧！”在這以前，社員對建高級社就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的醞釀了。村里其它幾個合作社也有相當一部分社員同意建高級社。這次魏主任一提，十六戶社員有十五戶同意。於是合作社領導上就向區委和縣委領導上提出了建高級社的請求。

縣委根據古城村金星和其它幾個合作社社員的思想條件、合作社發展生產的要求、組織領導基礎等，批准了金星合作社的請求。批准建高級社的消息傳到了古城村，金星合作社的社員們歡騰起來了，貧農社員姚鳳奎樂得跳起來：“從這以後我們就要永遠富裕起來了。”村里其它幾個合作社的社員和一些互助組組員也活躍起來。幾天時間就有田景玉領導的一個老社和三個新社的社員報名參加高級社，還有一個互助組的八戶農民和四戶單干農民也要求入高級社。這樣就有七十九戶貧農、十二戶中農參加了高級社。高級社成立起來的第二天晚上，就開會訂一九五五年的增產計劃，增產計劃的第一條寫着：開水田一百畝。社員老馬頭興奮地說：“多少年的希望，現在能夠達到了。”

高級社雖然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來了，但是處理社內經濟互利問題的過程却是複雜的。在生產資料歸公的時候，有一部分社員（主要是富裕中農和老年人），認為馬匹農具變成集

体所有是歸大堆——“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他們很後悔：“不如早點把馬和農具賣點錢花了！”二龍眼屯富裕中農馮殿臣，白天呈報了名，但想起自己的三四大馬就要牽到高級社里去，回到家里一夜沒睡好覺。這時在高級社里的支部委員田景玉、張明俊，組織了社內的黨員、積極分子，耐心地對社員們進行宣傳解釋工作。同時高級社在縣、區領導的幫助下很快確定了生產資料實行集體所有的辦法：每個男勞動力入社攤納一百七十元股份基金（四個女勞動力按一個男勞動力攤納）；馬匹農具合理作價抵償股份基金，多余部分在三年內由社負責還齊，並按照信用合作社的利率付給利息，少納的社員，在不影響生活的情况下，在三年內把少納的部分還齊；社的生產費用每個勞動力平均攤納九十元，無力納的緩納；土地，根據絕大多數社員的要求，無代價地實行集體所有；原來各社、組的公共財產，不分多少，全部帶進高級社來。這時，那些比較富裕的社員，心神開始安穩下來了。老妮頭經過張明俊的教育，心想：張明俊這個人心眼公正，向來不撒謊，他的馬也入社了，信他的話不會有什麼差錯；又想起他兒子姬富在屯中是個能干的人，當了兩三年合作社主任，常到區里縣里開會，國家政策他都明白，再說入初級社這幾年也沒吃虧，再擔心真是多余。想到這些，他把自己的馬交給了高級社議價委員會。農村里是“屯看屯，戶看戶，羣眾看着黨支部”。黨員劉慶把自己的兩四大馬入了社，打動了馮殿臣的心，他想到：劉慶是個精明的小伙子，又是黨員，常開會，知道的事比我多的多，論家產也和我差不多，又想到：自從黨支部委員田景玉動員自己入初級社以後幾年來沒吃虧，也自動地把馬牽到高級社里去了。

貧農在建高級社當中最積極；但是他們當中有些人也有顧慮，他們怕入高級社投不起資，年老的人又怕入高級社以後和

年輕人干不到一塊去，怕把自己累垮，又怕入高級社后沒活干。但是由于領導上確定投資投不起的可以三年交齊，有特殊困難的還可以再延長，怕投不起資的顧慮也就消除了。領導建高級社的干部又給那些老年社員和勞動力不強的社員說明入社后生產內容多，可以分配給他們合適的活做，這些人也沒有顧慮了。社員們說：土地改革是共產黨領導我們翻了第一次身，這次又領導我們翻第二次身，這次是徹底翻身。

在高級社建立起來后，無論是高級社的社員或社外的農民，他們的注意力都轉移到高級社的生產上來了。

全社的三個生產隊的居住地點距離五里多地，社員居住很分散。社內有些人懷疑：九十多戶人家，又是這麼零散，能搞好生產嗎？有的人說：“過去弟兄兩個還分家，現在九十多戶有窮的，有富的，有勞動力強的，也有勞動力弱的，有老的，有少的，七股八份的能組織好嗎？”社外農民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態度：有的暗中標勁，有的明着競賽，有的專門在那里觀看。社外農民王樹川、孫合說：高級社又是旱田，又是水田，瞧着吧！他們要整過來才怪呢！高級社就是這樣在社內外几百雙眼睛注視的下面，進入春耕生產了。

開始的情況果然是不很景氣。有些社員認為入高級社了，土地和耕畜都歸公了，從此自己省心了，事事找主任，使馬隨隨便便，東西沒人管。再加社領導上經驗少，生產秩序很亂，生產進度很慢。村支部看到這種情況，馬上幫助高級社領導上研究了經營管理問題，隨後高級社就建立了一系列制度：計劃制度，分季分期包工定額制，責任制，勞動紀律，政治工作制度等等。這些制度的建立很快就扭轉了原來的混亂局面，進入了有秩序的生產。春耕階段，全社的土地有百分之七十五上了糞，採用了很多良種，很多種籽進行了消毒，種了六十垧地

苞米，不但种上了所有旱田，还把拖拉机站給新開的一百二十垧水田播种了一百垧。

为了种好稻田，不但要修好南大壩，还必须堵死一个黑魚泡子和一个三角泡子。南大壩很快修好了。两个泡子各有二十多公尺長，水五公尺多深，要把它堵死，在沒建立高級社的時候，人們連想也不敢想。在春耕之前，高級社開了全体社員大会，选拔了四十多名強壯的男勞動力，又联合了附近村种稻田的戶，共出動了一百多名勞動力，穿透了水泡子的冰層，挖起泥底，連續干了十多天，在泡子中筑了一条橫壩。从此人們心中像搬掉了一塊石头一样的敞亮。社內外的人們都說：过去办不到的事，今年有了高級社就办到了。

过了不多日子，綠叢叢的稻苗，鋪盖了百垧地面，社員們內心感到無限的喜悅。但六月間的連雨，又使人們產生了新的憂慮，人們預言：“連下大雨，南大壩非被冲開不可。”正在社員們焦慮的時候，从屯南傳來了一陣喊叫声：“南大壩要開啦！快堵壩去啊！”人們的心情立刻緊張起來。青年突擊隊員吳玉成、于才通知了全社，九十多个社員很快集合起來，手持鉄鎬、肩担土籃，飛快地向南大壩跑去。大壩已經開口了，四十多个社員跳到壩的缺口，用身体擋着急水，其余五十多个社員趕緊取土、搬上筏子把缺口堵住了，保證了稻田中用水，這時村里的人們莫不稱讚：“高級社的人心真齊，除非他們，有几个大壩也都開了。”

雨还連綿地下着，水旱田草苗齊長，自然災害又向社員們挑戰了。社管理委員會提出：全社總動員，戰勝苗荒。青年突擊隊帶頭行動了，第一隊的十垧荒苞米，原計劃用二十五个人三天割完；二十五個突擊隊員在保證質量的条件下，兩天就割完了。全社九十個男勞動力，五十多个婦女，十一个老头，四